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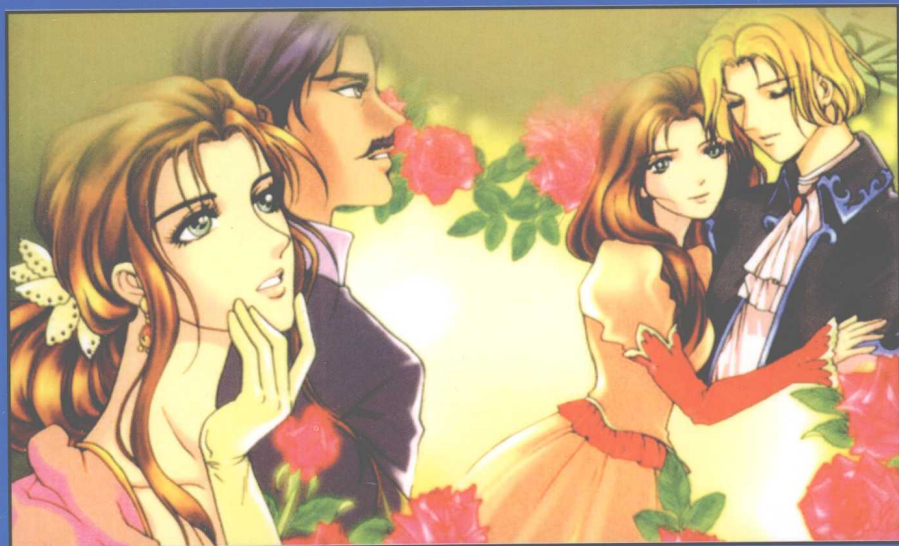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李继勇 编译

飘

PIAO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飘

PIAO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4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李继勇 编译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

I. 飘…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 缩写本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4415 号

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主 编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500 千

印 张 200

印 数 5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I · 1822

定 价 700.00 元(全叁拾伍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思嘉的疑问	1
“十二橡树村”的舞会	17
瑞德与思嘉	38
瑞德的礼物	55
被北方军围困	69
回到塔拉	86
艰苦的生活	100
交易失败了	130
再次结婚	145
父亲突然去世	158
和瑞德结婚	172
勇敢面对丑闻	185
终于醒悟	198



思嘉的疑问

1861年4月的下午非常晴朗，郝思嘉小姐在自己家塔拉农场的住宅，正同汤伯伦和汤司徒这一对双胞胎兄弟聊天。

今年郝思嘉小姐已经16岁了，非常漂亮。她脸上揉合着两种特征，一种是她父亲爱尔兰人的粗犷；另一种是她母亲法兰西血统的娇美。

尽管她的仪表、装束表现得都十分端庄淑女，但是那双眼睛却是任性的，充满活力。她的姿态是由她母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是属于她自己的。

这三位年轻人，都出生在富贵人家。人们所关心的

是，枪开得要准，舞跳得轻松，骑马骑得要好，善于体面地追逐女孩子，要像温文尔雅的绅士那样喝酒。而年轻人不会读书并不以之为耻。汤家哥俩，这些方面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们的知识浅薄也是出了名的，在两年中已经是第四次被大学给开除了。于是他们的两位哥哥博伊德和汤姆，也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家。

思嘉小姐十分同情他们哥儿俩。“我看你们俩一点儿也不在乎被学校开除，汤姆也是这样，”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办？他一心想受教育，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他无法完成他的学业啊！”

“这有什么关系呢，”汤伯伦漫不在乎地答道，“反正在学习结束前我们也不得不回家。”

“为什么？”

“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都可能发动，战争打响后难道你认为我们还会呆在学校里吗？”

“你知道根本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嘴上谈谈说罢了。我非常讨厌听到战争的事情，如果你们再谈‘战争’，我立刻就进屋去了。”

思嘉小姐忍受不了这样一个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兄弟俩看她要走，马上向她道歉，他们说并不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轻视她。战争本来就是男人的事情，和女人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便把她的态度当成是女人味十



足的特征。

他们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这一次你们又被开除了，你们的母亲是怎样说的？”

“啊，”司徒说，“她还没有机会说什么呢。她上个月在肯塔基买的那匹雄马送到了，这两天家里正被它闹得鸡犬不宁的。今天早晨，我们趁她还没来得及抓住我们，我们就跑了出来，只剩下博伊德一个人去面对她了。”

汤太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她有一大片棉花地；8个孩子，和100个黑奴，还有个养马场，在全州里要算首屈一指。她性情暴躁，再加上这四位少爷经常出些状况，所以常常大发雷霆。思嘉知道，他们哥儿俩对于行凶斗殴，和邻里的公愤，都毫不畏惧，只有他们那位红头发母亲的责和毫不留情地抽打，才让他们感到不寒而栗。

“天知道，我都已经19岁了，汤姆21岁了，但是她还把我们当几岁的小孩子来看。”伯伦说。

“你的母亲明天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参加卫家的大野宴吗？”

“她想去的，但我爸爸说她骑那匹马实在太危险了。”

“希望明天不要下雨，”思嘉说，“这个星期在连续下雨。如果把野宴改成家餐，那才是真扫兴的事了。”

“唔，明天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还会非常热，就像六月的天气一样。”司徒说，“你看那落日，我

从来就没有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用落日的余辉来判断天气，一定是不会错的。”

他们都向远方看去，越过郝家新翻耕的棉花地，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粉红的桃花，雪白的山茱萸把附近河畔和远处的山冈装点得如诗如画。春耕已经快要结束，潮湿的土地在等待着人们给它撒上种子。这片土地红得耀眼，雨后红得像鲜血一般，旱天时便成了满地的红色粉末，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

远处传来了马蹄声，还有黑奴们的欢笑声和马具链环的银铛声。那些干农活的人从地里回来了。接着，屋子里传来思嘉母亲呼唤黑女孩的声音，和男仆摆放餐具时发出的叮当声。

他们听到这些声响后，兄弟俩知道回家的时间到了。但他们都不想回去见母亲的面，便希望思嘉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思嘉，我们再谈谈明天的事情吧。”伯伦说，“你要答应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末了跟司徒跳最后一个华尔兹，然后让金嬷嬷再来给咱们算命。”

“我不喜欢听金嬷嬷算命。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黑色头发、黑胡子很长的男人，但是我并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亲爱的，你喜欢红色头发的吗？”伯伦笑着说道。



“如果你肯答应，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司徒说。

“是什么秘密？”思嘉一听到“秘密”这两个字就像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

“那是白蝶小姐告诉我们的。”

“那不是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吗？她住在亚特兰大啊。”

“是的，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遇到她了，她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卫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好像我也听说过，”思嘉十分失望地说，“就是她的那个傻侄儿查尔斯和卫蜜儿呀。这几年人们都说他们快结婚了。”

“但是，明天晚上要宣布的事情并不是他们俩的亲事，”司徒非常得意地说，“而是卫希礼和查尔斯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情！”

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似的，思嘉小姐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只感觉心里一颤，脸色发白。但她极力保持着平静的神色，眼睛盯着司徒。

毫无分析头脑的司徒根本儿没看出思嘉小姐的变化，还以为她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非常惊讶和兴趣。

“白蝶小姐告诉我们，现在人们都在谈论战争的事，两家人都认为还不如让他们快点结婚。所以作出最后决定明晚在宴会上宣布。我们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思嘉，



你也得答应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好吧，我会的。”思嘉下意识地说了。

“还有华尔兹呢？”

“那是白蝶小姐对我们说的。”

“那不是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吗？她住在亚特兰大啊。”

“对，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j遇到她了，她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卫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就是她的那位傻侄儿查尔斯和卫蜜儿呀。这几年谁都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

“但是，明晚要宣布的并不是他们俩的亲事，”司徒得意地说，“是卫希礼和查尔斯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呢！”

就像被谁打了当头一棒似的，思嘉小姐一时间尚未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心中猛地一颤，嘴唇煞白。但她极力保持着平静的神色，瞪着司徒。

毫无分析头脑的司徒一点儿也没看出思嘉小姐的变化，还以为她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惊讶和很有兴趣。

“白蝶小姐告诉我们，现在周围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觉得不如赶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



上宣布。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看，思嘉，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下意识地说了。

“还有华尔兹呢？”

心的秘密，她一直在咧着嘴假装微笑，这会儿她感觉脸颊都僵硬了。她的双手冰凉，好像是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压迫着她。她的脑袋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喊着：

“卫希礼要和媚兰结婚了，卫希礼要和媚兰结婚了！”

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他们弄错了。卫希礼不会喜欢媚兰的。媚兰？这个名字让思嘉想起了一副瘦小得像孩子似的身体和一张严肃而平淡得几乎有点儿丑的鸡心形的脸。他在爱她呀！她才是他真正爱的那个人呢——她知道！思嘉突然觉得心好疼，好痛。

两年来，就是自卫希礼游历欧洲三年回来后，他每个星期都来塔拉农场来，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他陪着她在县里各处散步、参加舞会、野宴等各种活动。虽然他从来不像汤家兄弟那样来往频繁，不像方家的小伙儿那样纠缠不休，也没有对她讲过爱，但是思嘉知道他在爱她，在这一点上她是不会看错的。直觉比理智更可信。她经常发觉，他看她的眼神中分明带着一种热切而凄楚的神情，让她不知所措。她知道他在爱她。可是为什么

他不对她表明呢？这些让她无法理解，但是她不明白他的地方还有很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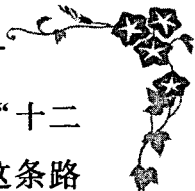
思嘉正想着想着，突然听到嬷嬷笨重的脚步在堂屋里把地板踩得嘎嘎响。思嘉赶忙站起来，在她心都快要碎的时候，不想让嬷嬷再唠唠叨叨地打扰她了。如果嬷嬷去告诉妈妈，到时只好把事情的真实全都告诉母亲了，要不然就要编出一个非常像样的谎话来。

突然思嘉想起那天下午，她父亲骑马到卫家的农场“十二橡树村”去了，是为了商量购买管家波克的妻子迪尔茜。迪尔茜是“十二橡树村”的女领班，自从六个月前结婚以来，波克总是缠着要主人把她买回来，好让他们小两口子能在一起。父亲被缠得很烦，所以那天下午只有动身到那边去商量去买迪尔茜的事。

思嘉想，爸爸在那儿一定会得到什么消息，如果我能吃晚饭前一个人见到他，也许就能弄个清楚——那原来只不过是他们俩开的一个缺德的玩笑罢了。

于是，她趁嬷嬷还没有看到她前，一口气跑到了林荫道上，直到她认为家里人已经不能看到她了，她这才放慢脚步。她喘着粗气，脸红扑扑的，坐在一棵大树旁等着她的父亲。

她睁大眼睛望着那没有一个人的林荫道上，但她的心却跟着这条大道奔下山冈，到达那懒洋洋地弗林特河



畔，越过荆棘杂乱的沼泽，爬上一座山，便到达“十二橡树村”了。卫希礼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现在，这条路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它是通向卫希礼的路，和那幢美丽的希腊神殿般的白圆柱房子相通的路。

“卫希礼！卫希礼！”她在心中默默地喊着，心跳得更快了。

她想起卫希礼在欧洲游历三年回来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他站在那里对她微笑，那笑容实是太美了，思嘉永远也忘不了听到他温和的声音时，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思嘉，你已经长大了。”

这如音乐般的声音！然后卫希礼走上台阶，轻轻地吻了吻她的手。

就在这那瞬间，她感觉到她需要他，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但她却说不出为什么。

思嘉不明白，自己是那么简单、直率，而卫希礼却是非常复杂、深沉的人，他身上那些她所无法理解的东西让她更爱他，他那种克制的求爱态度只能鼓励她下更大的决心去占有他，把他据为己有。

她从来没有怀疑他会向她求婚，只是这种等待太漫长又太折磨人了。她太娇惯、太年轻了，从来不知道失败是什么样的滋味。每次和他见面都让人失望，于是她



就盼着下一次。但是下次来了又走了，结果还是一场空——只是让她有了更多新的幻想。

就在上周傍晚的时候，他们骑马从妙峰山回家的时候，他还对她说过：“思嘉，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但是不知怎么说才好。”

这会儿，思嘉坐在一棵树桩上，回想着那几句曾叫她非常高兴的话，突然发现它们有另外一种意思，也许他正要告诉她的就是要订婚的消息呢！

啊，要是爸爸回来该多好呀！这个疑团她再也忍受不了啦。她又一次非常焦急地顺着大路向前看去，爸爸，你快回来呀……

树林的光线暗了下来，思嘉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焦急地朝大路那头张望着。“嘚嘚嘚嘚，”一阵马蹄声传来。她一下子站了起来，准是杰拉尔德回来了。

瞧，他挥着鞭子，骑着那匹腰壮腿长的猎马驰上山冈。快到篱笆的时候，猎马弯腿一跃，像鸟儿似的轻快地飞了过去。杰拉尔德高兴地大声叫起来，鞭子在空中抽得噼啪响，长长的白发飞起来。思嘉甜甜的笑了起来，张开双臂向杰拉尔德扑了过去。

“好啊，思嘉。”他拧了拧她的小红脸蛋，带点生气与讨好地说，“你在这里偷看我了。你不会也像苏伦妹妹那样到你母亲那里告我的状吧？”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薄荷香味的波旁威士忌酒味，混着烟草、皮革和马汗的气道。

“不会的，爸爸。”思嘉看了看他，伸出手把他的领结拉正，觉得一看见父亲就有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好了，现在可以回去啦。”她笑着笑说，“只要你不吹牛，谁也不知道你又玩这花招。但你一定要记住，去年你才摔坏膝盖，怎么现在又跳篱笆……”

“唔，我的小宝贝，要是还要你来教训我，这可太糟糕啦。”杰拉尔德又拧了拧她的小红脸蛋，“脖子可是我自己的，谁也管不着！哦，宝贝，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思嘉蹭着脚不动，心中正在想该怎么把话题转到卫希礼身上，又不愿让杰拉尔德看穿她的心思。

这也难怪，在她的身上也许是没有随机应变的那根筋，而杰拉尔德每次都能直接地说破她的诡计。

“嗯，十二橡树村那边的人怎样了？”思嘉终于开口说道。

“还是老样子，男人们兴致勃勃地喝酒，谈论战争，还有……”

“那他们有没有谈起明天的野宴会？”思嘉赶紧岔开话题。

“嗯，应该是谈起过。有一位小姐，叫什么……就是去年来过的小姑娘，卫希礼的表妹……啊，对，就是媚



兰·汉密尔顿小姐。她和她哥哥查尔斯从亚特兰大来了，而且……”

“她真的来了吗？”

“是的，她真的来了，她总是不声不响，女人家就应该是这样子。思嘉咱们快走吧，别再呆在这里了，等会你妈妈会找咱们的。”

思嘉的心好像一下子空了，她多么希望媚兰留在亚特兰大不要来这里啊，更气人的是父亲竟然还称赞媚兰。

“那，卫希礼也在吗？”

杰拉尔德一下子松开她的胳膊，转过身，用锐利的眼睛看着她的脸。“他在那里！如果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才在这里等我，你什么不直接说呢？”

思嘉的脸一下子涨得更红了，现在她感觉自己好像是躲在洞里的老鼠一下子被扔到了阳光下，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是的，你继续说下去。”思嘉却再也不想说什么了，更希望他父亲别说了。“他在那里，还十分关心地问你呢，希望你明天不要去参加大野宴了！我说你一定会去的。女儿你告诉爸爸，你和卫希礼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没什么啊，我们快回家吧，爸爸。”思嘉拉着父亲的胳膊往家里走。

“现在你倒想快走了，但是我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



事？……是了，最近你总有点奇怪，是不是因为他？他向你求婚了吗？”

“没有。”思嘉回答他

“孩子，他是不会的！”思嘉突然抬起头，心中好像被大火烧着似的。杰拉尔德好像知道她想说什么似的，摆了摆手。“思嘉，这是板上钉钉的，卫希礼要和媚兰小姐结婚了。明晚的宴会上就要当众宣布了。”

思嘉听到这些话，只觉得心里好像有只凶猛的野兽正用锋利的尖牙在咬她。

杰拉尔德觉得自己又气恼又可怜。思嘉真是孩子气，竟然向他提出了一个他回答不了的难题，还强求他解决。她本来应该找爱伦去诉苦，而不是他！杰拉尔德越想越生气。

“你这不是在出自己的洋相……出大家的洋相吗？”他大声地吼起来，“你所追求的是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咱们县里有那么多的公子、绅士，你选谁不行啊？还偏要去踩那个钉子！”

思嘉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十分愤怒地大叫起来：“谁说我追求他了，我只是感到有点奇怪。”

“你不用撒谎了！”杰拉尔德的声音更高了，但立即又软下来了，“我的宝贝女儿，你还是个孩子呢，以后还